

思旋天地

世紀奇觀嘉年華

大千世界，每日世紀奇觀，無論人為或天象的，無奇不有，令人詫異非常。

周初，在美國出現超級日全蝕，吸引無數市民觀看。有些生物學家還趁機觀察動物的特異行為。據聞，超級日全蝕的景象睽違99年，相信吸引數以千萬美國人與遊客觀看，並伴隨音樂會與天文講座等等活動，彷彿在開天文嘉年華。

其實，近日美國更有人為的現象出現。不理性的所謂領袖，在言行方面不單震驚全球，引起經濟、政治方面的不安。本來，美國的金融市場曾出現多時一片好景，最近因人為搗亂以致美元與股票下滑，原以為，美息預期開始加息期，但看來美國經濟前景可能會模糊，通脹下滑，加息的行動或許有變。

事實上，在美國的投資意慾不高，勞工市場多時未見有加薪，影響消費能力也未見提高。當然，貿然加息不但對美國本身不利，亦影響全球經濟的不安。況且，美國貧富懸殊日益加大，社會分歧隨之加大，所以，民主公義更呈不公，令人懷疑民主社會是否合適。

在亞洲，雖然立秋已過，但酷熱如暑。近日香港氣溫竟也高達37度，出現高溫工作或行山中暑的人。本周二，香港因「天鴿」突來，執筆之時掛起1號風球，晚上天氣更壞，風雨交加。天文台聲稱可能掛久未見的十號風球，昨日終成事實。看來，「打大風」、「落暴雨」雖然可能暑熱稍退，但是風雨所引起的城市秩序也令人不安。

翠袖乾坤

頭上那一把青絲

今日長者看去比實際年齡年輕，顯然是社團活動多了，同時也因為染髮由白轉黑，至少挽回了十年「青春」；染髮這玩意，最初還是在年輕人圈子流行起來，奇在也有二十出頭的小子，染了一頭白髮裝老成，反而更具青春氣息，可見老人精神矍鑠，銀髮也同樣不減光彩。

不過大好年紀黃皮膚的年輕人，不看好自己天生光亮的黑髮，染到五顏六色，總有點教人惋惜，雖然自我感覺良好，作為玩意也無不可，頂上七彩盆栽一樣，染得好，也不失為一種視覺藝術美，給花花世界多抹一點色彩，娛己娛人，無可厚非。

只是染髮大概等同吸煙，對健康總有一定影響，染髮劑中的對苯二胺和雙氧水，醫學界早已驗明附有致癌物質，染髮成分的伸汞鉛等重金屬，對肝腎總有一定程度損害，愛靚不愛命就無話可說了。尤其是女孩子本來秀麗一把長髮染到枯黃，費那麼大心思而又弄不出半點美感，真是何苦來哉！

現在不是什麼魯迅小說中假洋鬼子時代，染髮大不了一種時尚潮

幸而，美食博覽已完結，人丁兩旺的美食博覽使城中人生活質素提高。本周，地緣風險降溫，香港投資者信心有增。特別在香港，北水南下，恒生指數從27,000點扎好根基，連日來向27,800點日前的高位進軍。更令人興奮者是，內地的經濟穩中有進，近日股市無論上海或深圳兩大市場都節節領先，似乎內地市場將是牛市。近日日本港各大上市公司宣佈業績，輝煌的業績令股民心市信心大增，有據可依。

在股市溫食，股民偏愛熱門股已是常態，而今信心有增之下，有見眼中的股市百花齊放，大小通吃，心情為之振奮，股市淡友似乎也學懂銷聲匿跡，不敢輕言妄動。人們手中現金多了，「手痕痕」之下，商品市場也不放過投資，特別是有避險作用之黃金，也像大嬸一樣熱衷購買。

當然，投資者更不會放過購置房屋。影響樓市升跌除了供求之外，利息高低也很重要。縱觀美國當今政經環境，香港投資者預計香港在半年不會跟隨美國加息。當然也膽子大起來也放心去馬「上車」。不過，下半年樓市新盤出市者眾，各大發展商也不敢怠慢，各自思量銷售策略，如何適應當前環境以求勝過同業。老一輩的投資者熟悉的發展商有「孖瓣女」，俗語有云「創業難，守業更難」。反之，創業難，而守業者能與時俱進，發揮創新精神，就當別論。近日在荃灣發跡的「華懋」新一代「華懋人」以新的經營推銷手法推出樓盤，成為自九七年後的收票王，令人刮目相看。

方寸不亂

應有包容

住在大埔的朋友，不時受鐵路延誤的困擾，近年搬到市區了，還是不時要遇上港鐵信號故障的時候。我們笑說，近港鐵的樓價最貴，香港人不是就為那條「鐵」而奔走嗎？地區沒有港鐵的時候，盼天望地；有了地鐵，歡天喜地；坐了港鐵，罵天怨地。

香港人流密集，客流量大，高峰期間每兩、三分鐘一班，是世界數一數二的繁忙鐵路，上下班港鐵若有故障，的確為乘客帶來不便。近年，資訊發達，鐵路運輸一旦意外或延誤，有關部門通過廣播，鐵路Apps知會乘客。乘客知情權增加，對公共交通運輸要求更高。

如果從另一角度看，我們的港鐵已經年紀不輕。香港首條地下鐵路開通在1979年10月1日，開通路段由石硤尾至觀塘，至今已38年。人類近40歲，正當盛年，但港鐵系統40年，設備難免老化。據稱較舊的線路有關信號系統，曾作過兩次大規模更換與維修，部分系統也陸續更換。儘管港鐵有緊密的管理與維修，但仍難免出意外。

朋友是鐵路的專業人士，他曾參與新加坡地鐵的設計和建設。他認為，香港鐵路服務與維修效率，已經達至世界水準。許多情況是，維修人員不截停高壓電，在保持列車運行下而進行搶修，帶有一定風險。颱風吹襲期間，其他公共交通停頓，鐵路仍然保持暢通，遇有故障，維修人員還需冒風雨出動。

在外國地鐵故障情況下，需要停止列車運作才作維修的，所以在外國，鐵路系統緊急停止幾小時服務，時有發生；或者關閉車站某部分，甚至關閉幾日而進行維修，都是司空見慣的事。

香港的消費者對鐵路服務要求精益求精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對公共服務提供者應有包容，而且是否應有更多一點的耐心和體諒？

水過留痕

總統的風采

聚會上，一位商界朋友提及她早前的一段奇遇，她邊說邊笑得合不攏嘴：「我見到我哋國家第一夫人彭麗媛女士呀！她好有氣質，好有國母風範！」

原來朋友當日參加某宴會，見到某處擠滿了人，於是她走過去想湊湊熱鬧，想不到原來大家在歡迎國家主席習近平和他夫人彭麗媛，朋友興奮地說：「我發夢都無諗過會見到他們，感覺上要見到他們應該是那麼遠，但係原來又那麼近，真係好開心呀！」

朋友突然見到國家元首，那份驚喜的心情筆者完全能夠感受得到，因為筆者當年就是「那麼近」地見到美國前總統卡特（Jimmy Carter）先生。

那一年，亞洲電視公關人員給通告各大報章、雜誌傳媒，指美國前總統卡特會參觀「亞洲電視」，當時筆者的心情是非常興奮，心想着機會難逢呀！於是向主管毛遂自薦去採訪。當日筆者上午九點十五分到達亞視，以為亞視會有非常嚴密的警衛保安措施及安排，誰知亞視只在電視台大樓門外的停車場內，架置了一個小型的「記者採訪區」，僅僅就只有一條紅

色絲帶，左右兩邊站立了四、五位警衛人員，算是以防有記者越過採訪區衝前拍照而已。

到九點三十分，卡特先生的車隊準時到達亞視大樓外，光見四位外籍保鏢及兩位「亞洲籍」保鏢從前車跳下，站在總統座駕的左右兩邊，卡特先生隨即下車，而邱德根先生（前已故亞視主席）及一眾電視台高層即上前迎接貴賓，而卡特先生經過記者區時，很禮貌地以英語向記者們問好：「你們好！吃過了早餐？」記者們齊聲回應：「總統先生你好！歡迎來到香港！」然後卡特先生在六位貼身保鏢、邱德根先生他們一同陪伴下，進入大樓參觀，記者們自然也跟上拍照。

坦白說，除了因為可以近距離見到美國前總統卡特風采而感到心情興奮外，更吸引在場採訪女記者們眼球的是戴着墨鏡、靚仔有型又英氣的兩位「亞洲籍」保鏢……有位女記者說：「我好想同靚仔保鏢合照呀！」筆者心裡卻想：「我好想同總統先生合照呀！」能夠那麼近接觸一位國家元首，真的真的好難得，所以筆者至今對當年那一幕，記憶猶新呀！

百家廊 過揚州 陽光明媚的日子，是適合走一走江南的，看柳醒看花開，搖一波流水船兒悠悠，聽評彈小調軟語輕輕唱。揚州，最早見於《尚書·禹貢》：「淮海惟揚州。」相傳，大禹分天下為九州，淮海東南一帶因「州界多水，水揚波」，因此叫做揚州。描繪揚州的詩句數不勝數，徐凝的「天下三分明月夜，二分無賴是揚州。」尤令世人驚艷。明月未曾見，倒先看了花。團團簇簇的杜鵑，臨水而開，深紫淡粉，花幾乎全覆蓋了枝子，鋪一樹浪漫，燦爛如霞。重瓣矮牽牛、銀蓮花、虞美人、薔草，引人駐足。那芍芍開得正好，各色繡球兒，一朵一朵，純白如雪，粉紅似雲，碩大的球形花朵綴於枝頭，讓人想起那春風得意的狀元郎，正掛紅跨馬，恰逢樓上小姐招親，一下繡球拋下來，抱個滿懷。每一種花兒草兒，都有自己獨特的姿態，世人何以有福，可瞻仰到人間諸多美景，也不枉了這花兒生一回，盛開一季。轉頭，看到了這世上最標緻最獨特的那朵，花兒潔白如玉，八朵五瓣小花圍成一圈，中間花蕊點點，外襯以綠葉，像瓊池下降的仙子，頭戴花環，輕輕起舞，那樣的冰雪清潔，不染塵埃，卻又旋開旋謝，終落塵埃，來自泥土，歸於泥土。撿拾起地上兩朵，放於書中——這便是傳說中的瓊花呀，又叫聚八仙，最美麗的「仙花」，常言說，聞名不如見面，一見之下，果然風姿絕代，天下無雙，傳說隋煬帝就是為了瓊花而來揚州，才有了大運河。瓊花對揚州有情，移至別外不開花，揚州城陷時花亦死，瓊花得人們喜愛讚賞，歷代無數文人題詠，宋張問有《瓊花賦》：「靚麗容於茉莉，笑玫瑰於塵凡，惟水仙可並其幽閒，而江梅似同其清淑。」如今她是揚州市的市花，揚州建有瓊花觀。這座城市的優雅精緻，從青磚黛瓦、古木名花、鹽商老宅、名人故居中，一絲一絲地透將出來。坐着三輪車悠悠地行在東關街幽深的街巷裡，那窄窄的小巷子，頭上電線穿繞，牆上水管子盤旋，間或有孩子與單車行過，遇到轉彎時，眼看必定是過不去的，然而車夫師傅不慌不忙，輕輕巧巧地就過了。師傅帶我們穿街過巷，我們就彷彿穿梭在時光的影像裡，一幅幅生動地在眼前

獨家風標

全球首個垂直農場

遊覽了大馬兩個別具特色的城市馬六甲、新山，以及仍在建設中的依斯干達公主城之後，我們通過陸路口岸回到摩登的新加坡，有明顯不一樣的感覺。新加坡是發達的城市國家，其世界競爭力一直名列前茅，而大馬仍屬於發展中國家，從城市面貌就可看出來。

我二十多年前曾到獅城探親，住在親戚的政府組屋，他們只是一般平民，組屋也有逾千呎；當時的新加坡已是美麗的花園城市，我印象最深的是聖淘沙島嶼。這次前後停留三天，逛了濱海灣金沙和幾間博物館，包括國家博物館、國家美術館和孫中山南洋紀念館——晚晴園。但我們也去了一個很特別的地方參觀，那就是位於西北部林厝港的全球首個種植熱帶蔬菜的低碳、水力旋轉垂直農場——天鮮農場（Sky Greens）。

垂直農場這個詞源自Gilbert Ellis Bailey於1915年著的《垂直農業》（Vertical Farming）一書，意思是將農作物在摩天大樓的溫室內層層種植，大樓有透明的玻璃外牆，可用日光與人工光作光源，相關建築物就叫垂直農場（Vertical Farm）。這是一個環保概念，也是都市人的美好想像。有感於未來人口不斷增長，土地資源和水資源都有限，把一些農作物從傳統而平面的田地搬到室內，利用架子而高空開發。

天鮮農場就是在三點六五公頃的

地上建起九米高的一組組鋁架，外形如梯子，每層階梯上放置盛有土壤的水槽，蔬菜就在水槽土壤中生長。鋁架階梯可借助水力上下旋轉，令每層階梯上的蔬菜都有機會轉到架子頂部，吸收陽光。當架子旋轉至下層時，因無陽光而降低溫度，其溫差能讓蔬菜更鮮甜，也便於蔬菜收割，可節省人力，並確保全年都有收成。

根據負責人介紹，垂直農場除了節省土地和空間之外，澆菜的水透過一個循環系統處理後可以再用，節省水源。目前主要種植大/小白菜、菜心和芥藍菜（芥蘭）等。但我們即時買些菜請餐廳代炒，晚餐試吃，並不覺得特別鮮甜。

垂直農場意念很好，已有不少外國農夫來取經，他們也將相關技術成功在多個國家註冊，取得專利權。並已向泰國和海南島輸出技術。然而，由於涉及的各種技術成本高，如果生產規模不夠大，經濟效益不會高。所以，天鮮農場開幕五年，至今仍收支不平衡，六成資金要由政府資助。（星馬行之六）



天鮮農場 作者攝影

琴台琴韻

是熊孩子？還是熊家長？

鄰居家從未出過遠門的小姑娘是宮崎駿的粉絲，得知女兒要去日本旅遊，也想一同前往，女兒便很熱情地要幫她辦簽證、訂機票，結果，被小姑娘的媽媽冷冷冰冰地阻止了，她不許自己的女兒去日本的理由是「我對日本、韓國都沒有好感，那裡肯定不安全，孩子去了肯定要學壞！」末了，又加了一句：「中國人都不喜歡日本。」於是小姑娘只好眼巴巴地看着我們出行。

後來在日本期間我們有不少夜間出行的經歷，倒也沒有覺得不安全，或許因為大多都是人煙稀少的小城鎮，夜裡十點左右街上已經沒有多少行人了，連好人都很少在街上走，更別提壞人了。我們幾個人走在安靜的街道上，連說話都不敢大聲，很自覺地擔心大聲說話會造成對別人的騷擾。沒想到的是日本人比我們更加自覺。

一天晚上，我們幾個人走在回酒店的路上。當地的街道很窄，人行道與單車道是一條道路。由於已經夜深，大家便一字排開，邊走邊小聲地說笑着。我偶一回頭，看見我們身後一個六七歲的騎單車的男小孩，由於我們擋着前面的路，他也沒有按鈴，雙腳擱在地面上，一步一步慢慢地跟着我們往前走。我趕緊抱歉地

是熊孩子？還是熊家長？

往路邊一站，給他讓出路來，小男孩滿面笑容地連連向我鞠躬道謝，然後才一踩車子，悄無聲息地消失在夜色裡。

在內地隨時可以看到公眾場所到處都有垃圾桶，丟垃圾非常方便，到了日本以後最大的一個不習慣，就是擦汗的紙巾、喝完的飲料瓶拿在手裡很長時間都找不到丟棄的地方，尤其是在環境優美的公園裡，甚至熱熱鬧鬧的遊樂場裡。到大阪後被女兒和夏雨帶去環球影城瘋玩了半天，累極之後席地而坐，看到不遠處一個兩三歲的小女孩抱着一罐爆米花吃得正香，吃着吃着就擱了兩顆到地上，站在一邊那位年輕的母親自然地彎下腰，把地上的爆米花拾起來，放進自己牛仔褲的口袋裡。過了不大一會兒，小女孩又把爆米花掉到地上了，這回，她彎下腰，笑嘻嘻地學着母親的樣子把爆米花拾起來，放進自己小裙子的口袋裡。

在大阪期間參加了一次大阪市一年一度的煙火大會，放煙火的江邊早早就坐滿了人，在整個看煙火的過程中幾乎沒有人大聲地喧嘩和尖叫，煙火大會結束之後，大家都整齊有序地散去，自覺地帶走了吃喝製造的垃圾。一場歡樂的盛宴結束之後，整潔的地面像是什麼都沒有發生過。

是熊孩子？還是熊家長？

前些天看到一則新聞，說是從中國飛往美國洛杉磯的航班上有一個六歲的孩子不斷打擾鄰座的乘客，坐在旁邊的父親非但沒有制止自己的孩子，還在鄰座乘客忍無可忍之後提出不滿的時候動手毆打對方。

飛機到了洛杉磯落地之後，機組人員出於安全起見，把事件通報給洛杉磯國際機場的地勤人員，孩子的父親因為在飛機上先動手打人，被美國海關以故意傷人罪拒絕入境，一家三口被安排遣返回中國。這個新聞讓我想起有一段時間，港媒曾報道過內地遊客帶着孩子到香港旅遊期間讓孩子在街邊小便、在地鐵/港鐵上吃東西等事情引發遊客與香港市民的衝突。

這樣的事情在香港經過媒體的報道後引發不少的關注和爭議；而在內地，大家早已見慣不怪了。在我們的教育裡面，似乎從來沒有不打擾別人這一課。

對於沒有公德心、沒有規則意識的孩子，人們給了他們一個聽上去有點「萌」的稱呼：「熊孩子」。大家在說起這些「熊孩子」如何搗蛋如何討厭的時候，似乎忘了熊孩子是如何煉成的——沒有「熊家長」，哪兒來的「熊孩子」？

（日本漫遊記之三）